

消费、记忆 与叙事

——新世纪文学研究

申霞艳◎著



消费、记忆 与叙事

——新世纪文学研究

申霞艳◎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申霞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004-9814-8

I. ①消… II. ①申…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903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王兰馨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3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批评的职责

林 岗

申霞艳的专著《消费、记忆与叙事——新世纪文学研究》结集出版。她嘱我写几句序文，我欣然从命。她是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一代批评家里面很有自己风格和特点的一位。出道之初，她是著名文学杂志《花城》的编辑，那时她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会以在大学讲堂教授文学和笔弄批评为业，大概是看稿子看多了，就看出了文学其中的门道，像老练的鉴赏家目寓无数自然就分得出真伪优劣一样，于是便亲自操刀，做起批评的文字来。这个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干脆攻读博士学位，由正途出身，登堂入室，将原来笔弄批评的“副业”变成了“正业”，而原来编辑的“正业”变成了“副业”。这个人生事业“转型”故事的后面，正隐藏了一个批评家成长的轨迹。

笔者曾经被人问道，当代文学作品写的是大白话，都看得懂，还要批评干什么？这虽然是外行无知的质疑，但也未必不包含若干天真叩问的成分。如果搬出学究式的回答，固然可以举出很多批评必须存在的堂堂正正的理由，但是最质朴、最直接、最明心见性的回答是什么，笔者相信这将会是一个人言人殊的答案。从历史上观察，不同时代的文学批评面貌是不同的，因此也

反映出不同时代批评信念的差异。在古代，最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批评的那类文字是存在于评点里面的。诗文评点也好，章回小说评点也好，都可以看作是古代不同于理论陈述的文学批评。然而当我们深入到这些评点文字里面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作者是基本上不涉及伦理立场的，也就是说古代的评点是一种非伦理立场的批评。评点家眼中当然有好和坏、优和劣的概念，但他们说的“好坏”、“优劣”大体上是在修辞意义上说的，它们不是伦理意义的概念。如明末清初小说评点集大成的文坛怪才金圣叹，他明知水讲述的是揭竿造反的故事，兼有“海盗”之嫌，但是他对叙述者的这个伦理立场视而不见，将它归约为人物形象本身的问题，一句“其人可诛，其文可赏”就将两者划分开来。按照对文学的一般理解，讲述“可诛之人”故事的那个讲述者必藏有“可诛之心”。可是金圣叹偏偏不这样理解，人可诛和文可赏是截然分开的；人可诛不可诛，无关乎文可赏不可赏。这个批评见解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批评观念：诗文小说是一项“才子”的事业，与他人无涉，而“才子”是一个具有高度相互认同的小圈子。这个圈子的教养、学识、趣味乃至礼仪举止都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其中不存在伦理立场的差异。于是批评则相当于小圈子内部的“唱和”，这“唱和”是闲雅的、有教养的。你来我往，你做一首诗，我批点几句，无非摘发精妙，发扬趣味。“才子”如同施耐庵等呕心沥血做出煌煌百回的“奇书”，批点家就于其中爬梳“史公笔法”，发掘何处理下“草蛇灰线”，何处又“遥接千里”，就这样评点家将“才子”的看家本领尽显于世人的眼前。具体的批评贡献姑且毋论，总之这个批评方式暗示批评活动是趣味相投、惺惺相惜的小圈子内部彼此“唱和”。做文章的固然是“才子”，批诗点文的同样也是“才子”。通过批评活动，做文章的“才子”和批点诗文的“才子”彼此呼应，共赏闲雅。

正因为这样，批评不需要伦理立场的介入。

然而，现代社会的演变，尤其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和现代语言文字的通俗化运动，大大地降低了使用语言文字的准入门槛，新来者蜂拥而至，由“才子”垄断的闲雅小圈子顷刻瓦解。如今所有作文弄诗的人都泛称为“作者”，而这个“作者”的数量，正是万千倍于古代“才子”。鱼龙混杂的“作者”，浩如烟海而品流杂乱的“文学作品”使现代的文坛变成一个大杂烩的所在。一首诗，一篇小说，可以因为任何理由而走红文坛，固然可以因为“尺度大胆”，也可以因为“营销策划”，甚至更可以匪夷所思地因为“文理不通”。这种现代文坛的局面告诉我们，“作者”们相对一致的伦理立场已经彻底分崩离析了。面对这局面，批评何为？很显然，“唱和”是不奏效的了。不同旨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反正笔者是喜欢有爱有恨的批评，喜欢明心见性的批评。批评必须说出批评者的爱和恨，大胆表露批评者的伦理立场，我觉得这是优秀的当代批评的基本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批评者丧失鲜明的伦理立场，在这个纷纭的文坛上虚与委蛇，那就是放弃了批评在当代的职责。

正是因为上述的理由，笔者喜欢申霞艳的批评之作。她的批评风格鲜明、坦率，批评的立场清晰、明白，一如其人，爱憎分明。笔者亦未必赞同她的所有论点，但不得不说我赞赏她将自己对作品的爱和恨融化在充分说理的批评之中的做法。对批评而言，她首先做到了自己面目清楚，至于赞同与否，那当然是留待读者自己选择。作为批评者，她做到了当代批评最可贵之处，以本色示人。例如，她的一篇小说评论《日常生活的诗意和神性》，是批评北村新作《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她从“女人离上帝更近”的观念出发——对此笔者是有保留意见的——赞扬北村对女性的尊敬、同情和理解，充分肯定小说所表现的现代女性意识。

我也相信，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中肯见解。然而她忽然笔锋一转，列数一个“反面典型”：“今日之中国，我们对女性的书写充满了臆测甚至意淫，最典型的要数《废都》，文本书写的是现代都市，然而所有的女性身上没有一丝现代意识，女人自甘成为男人的消费品，自甘沦为男性虚名的奴隶。这种严重扭曲女性精神的腐朽的男权意识既成为消费时代津津乐道的叙事资源，也成为女性意识明晰的叙事所反抗的靶子。”笔者读了，直觉得痛快。这本曾经风靡中国而令一时“洛阳纸贵”的“名作”，充其量不过是一部无聊而颓废的都市消闲之作，尤其是作者将无聊当有趣，玩弄颓废，自以为有味而津津乐道的低劣品格，实在不堪卒读。然而，它出自名家之手，但申霞艳亦毫不畏惧，直戳痛处。如果批评也有风采的话，那我觉得申霞艳针对《废都》的这番话，就充分显示出批评的风采。她的伦理立场是明确的，反对甚至抗议对女性书写的“臆测甚至意淫”，反对以叙事之名消费女性。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横行的时代，申霞艳所持的批评立场可谓是一针见血。笔者还记得，申霞艳的博士论文是讨论消费主义对文学书写和出版的影响的。自那以后又过去了四五年，在这段时间中她不懈地学习，努力补充各方面的知识，我读她近来写的评论，惊讶地发现她的批评眼光变得阔大，见解也比过去更为深刻。也算是与时俱进吧，但我更愿意用儒家传统“学而时习”的自我勉励去描述终生学习，追求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这样的人生状态。作为批评家的申霞艳正是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我非常欣慰地发现收在本批评文集中的一篇新作《新世纪文学与全球化想象》，很显然，她试图探讨全球化浪潮到底在何种程度、什么规模上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坛，又造成了何种变化。我相信这是一个新的思考文学的切入点，新的讨论当代文坛的视野。我不知道在当代批评论坛上这样讨论文坛创作是不是变得普遍了，但直觉让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开拓前景的学术方向，一系列相关的论题会随着这种视野和思考而产生。当然泛泛而论是容易的，因为谁都知道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已经无可避免地日渐一日地卷入一个全球一体化状态之中，全球化的进展改变我们的生活，随着生活的改变，文学也会改变。大道理是容易讲的，但深入到故事情节，深入到人物细节，深入到诗的句子，去寻找这种全球化落在文学文本的痕迹，再将这种全球化的烙印加以综合和提升进行学术探讨，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不仅需要理论的眼光，也需要对文学的敏感，还有文本的爬梳。这一切应该说申霞艳都做到了，而且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她归纳和标举的四个点：一是日常生活经验的国际性；二是故事讲述的跨国特征；三是“跨国的陷阱”；四是“叙事想象的全球化”。我觉得她提出的问题都相当有道理，当然有的可以换一种讲法，有的还没有概括进去，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新的切入视角，离开了全球化这个背景的视角，很多当代文坛此前未有的现象是得不到充分解释的。当代批评应该是对文学新文本和文学新机制的即场反应，既然是即场反应，它或许比不上“事后诸葛亮”的文学史研究那么中正平和，但它的优胜在它的即场性，可以激发想象，可以启人心智，可以做“投枪”和“匕首”，使真相显露，使伪装无所遁形。申霞艳所开始的这个新的批评方向，我以为都可以做到这一切。写到这里，我衷心祝愿她未来多多努力，期望她获得更大的学术收获。

2011年4月2日

目 录

序 批评的职责	林岗 (1)
小引	(1)
第一章 女性文学叙事的蓬勃发展	(11)
第一节 秋水共长天一色	(11)
第二节 在历史的怀抱中飞翔	(27)
第二章 文化消费主义与“70后”的崛起	(39)
第一节 写作十年	(39)
第二节 “70后”的成年礼	(54)
第三节 作为欲望对象的北京及其叙事	(62)
第三章 日常生活的诗意与神性	(76)
第一节 罪、真相及救赎	(76)
第二节 神话的过去性与当代性	(88)
第三节 当神性遇到现代性	(98)

第四章 乡土叙事的版图迁移	(111)
第一节 乡土中国与现代性	(111)
第二节 消费社会,为大地歌唱的人	(120)
第五章 20世纪,革命与民族国家想象	(136)
第一节 消费时代的革命叙事	(136)
第二节 寓言叙事及其民族国家想象	(149)
第六章 现代性与当代文学批评	(164)
第一节 现代性与中国心	(164)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介入与抽离	(179)
第三节 文学批评的话语变革	(193)
第七章 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	(209)
第八章 消费社会的文学制度	(234)
第一节 符号价值:奖项、选刊、排行榜	(234)
第二节 文学消费:都市对乡村的胜利	(242)
第九章 消费社会的叙事速度及焦虑	(255)
第一节 血一身体的隐喻	(255)
第二节 消费时代的叙事焦虑	(272)
第三节 文学是失败的证词	(284)
第十章 专栏写作的娱乐、教育与审美	(303)
第一节 人生是检验写作的唯一标准	(303)

第二节 专栏的娱乐与审美·····	(308)
第十一章 网络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的资源 ·····	(319)
第十二章 新世纪文学与全球化想象·····	(332)
后记·····	(351)

小 引

在现代性的叙事中，城市成了必然的选择。乡村是古代国家的根，而城市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细胞。《故乡》中闰土的那声悲哀的“老爷”切断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桥梁，彰显了新的等级秩序以及城乡的差距。城市有多种际遇，也有多样的叙述方式。其中，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用精简的语言为我们叙述了关于现代城市的寓言——《看不见的城市》，这部于1972年发表的实验性很强的文本“所援引的忽必烈大帝与马可·波罗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可以说是全球化起源方面最不寻常的事件”。尽管在忽必烈时期的全球化完全是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无论如何，他和马可·波罗关于“地图和疆域”之间的关系的想象和思考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这两个要素确立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边界，“《马可·波罗游记》这一13世纪晚期的文献，为后来的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它还以发生在异邦世界的奇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文化想象”。^① 据载，哥伦布航海时就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并且在

^① [美] 加布理尔·施瓦布：《理论的旅行和全球化的力量》，《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上面留下不少手记。以新大陆的发现为标志的海洋时代拉开了人类现代史的帷幕。从此，“洋气”和“土气”^①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搏斗，最终，全球化的到来宣告了“洋气”的胜利，而“土气”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所切断，乡土成为内心遥远的怀想。

《看不见的城市》这部经典之作在邀请我们进入全球化起源史的同时为我们打开了城市全球化的前景。

在大帝忽必烈和旅行家马可·波罗天马行空的对话中，关于城市奇异诡谲、逼真而荒诞的现代画面一一展开，这些画面蕴藏着现代城市命运的机锋：人口的拥挤，城市的复制、生态的破坏及资源的耗竭、瞬时的遗忘……

现在，我展开其中的一卷：

连绵的城市 之一^②

莱奥尼亚每天都在更新自己：清晨，人们在新鲜的床单被单中醒来，用刚从包装盒里拿出的香皂洗脸，换上崭新的浴衣，从新型的冰箱里拿出未开启的罐头，打开最新式样的收音机，听听最新的歌谣。

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昨天的莱奥尼亚的废弃物包在塑料袋子里，等待着垃圾车。除了挤过的牙膏皮、憋坏了的灯泡、报纸、容器、包装纸，还有热水器、百科全书、钢琴、瓷器餐具。莱奥尼亚的富足，与其以每日生产销售购买量来衡量，不如观察她每天为给新东西让位而丢弃的物资数量。你甚至会琢磨，莱奥尼亚人所真正热中的究竟是享受不同的

^① 费孝通：《乡土本色》，见《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②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命运交叉的城堡》，张宓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8页。

新鲜事物，还是排泄、丢弃和清除那些不断出现的污物。当然，清洁工人们像天使一样宽容大度，他们的任务是将昨日的遗物搬走，充满敬意地、默默地、以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虔诚工作着，也许是因为人们一旦丢弃这些东西，就不愿意再想它们。

至于清洁工每天把这些东西搬运到何处去，从未有人问过：肯定是运到城外；但是，城市在逐年扩大，清洁工就得越走越远；垃圾越堆越多，越堆越高，所占面积的半径也越来越大。另外，莱奥尼亚新材料的制造工艺越来越高，垃圾的质量也随之越来越高，经久耐腐，不发酵，不可燃。于是，莱奥尼亚周围的垃圾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像一座座山岭耸立在城市周围。

结果是：莱奥尼亚丢弃得越多，就积攒得越多；她过去的鳞片已经焊成一副无法脱卸的胸甲；城市一面在每日更新，另一面在把一切都保存于唯一一种形态中：昨日的废物堆积在前天以及更久远的过去的废物之上。

莱奥尼亚的垃圾也许将一点一点侵占整个世界，不过，这漫无边际的垃圾堆最外围的斜坡那面，也还有其他城市在排泄那些堆积如山的垃圾。也许，莱奥尼亚之外的整个世界都已布满了垃圾的火山口，各自环绕着一座不断喷发垃圾的城市。这些彼此陌生并敌对的城市之间的边界，就是一座座污染的碉堡，各个城市的废物互相支撑，互相重叠，混杂在一起。

垃圾堆积得越高，倒塌的危险越大：只要一个罐头盒、一个废轮胎，或一只大肚酒瓶滚向莱奥尼亚，就会引起破鞋、陈年的旧历、枯花的大雪崩，整个城市就将被淹没在她始终力图摆脱的过去中，与邻近城市的周边混合在

一起，终于彻底干净了。一场大灾变，把肮脏的群山夷为平地，每日更换新衣的城市被抹掉了一切痕迹。而附近那些已经准备好压路机的城市，则等待着平整这块土地，拓展自己的领地，扩大自己的疆域，让自己的清洁工再走向更远的地方。

他们的对话扫描了 55 个城市，如细小的城市、隐蔽的城市，等等，莱奥尼亚仅仅是连绵的城市之一。

现代性的叙事与莱奥尼亚这座连绵的城市有着同样的命运：

昨日的叙事堆积在前天以及更久远的过去的叙事之上！叙事挽留记忆，提醒我们漫长人类的历史生生不息。

莱奥尼亚人的生活方式是消费社会热衷追逐的生活方式，堆积成山的垃圾无声地见证了这种生活。我们不仅拥有对新奇怪异的事物无可比拟的激情，也有着永不倦怠的对于新鲜叙事的热情。我们喜新厌旧，追逐光鲜新奇，我们渴望变化，渴望端坐在新鲜叙事的中央。“今天大众媒介的作用不是使事件像传统的方式那样成为‘可以记忆’的，而是在事件令人眼花缭乱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袭来时，消灭这些时间，帮助人忘记它们。”^① 覆盖是帮助我们遗忘的重要手段。

早在 30 年前，卡尔维洛就已经预感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们今天的城市必然会面对的困境，而他对这一困境的描述和演绎竟然是从我们最不以为然的垃圾入手的。恰如涓涓细流归于大海，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城市，每天制造出垃圾。作为商品尸体的垃圾，在经历生产、流通和消费之后最终成就城市的边

^① [美] 詹明信：《德国批评传统》，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318 页。

界。城市不是被乡村包围而是被垃圾包围。我们多么厌恶垃圾，我们用一次性塑料袋把垃圾包紧扔掉，每天定时会有清洁工人上门来为我们清除垃圾的痕迹。越来越多的一次性用品进入城市生活，城里人不必亲自处理垃圾，然而，这些一次性物品恰恰是垃圾的源泉。在人造物堆砌的世界中疲于奔命的我们害怕垃圾的提醒，害怕与垃圾相遇，所以把垃圾越送越远，从手里到垃圾袋、几经转折到手推车到大汽车再到郊外，我们多么希望垃圾会知趣地自行消解，而“经久耐腐，不发酵，不可燃”的垃圾顽强地与时间搏斗，不屈不挠地提醒我们：垃圾现在而且永远是所有人造物必然的最终归宿。

垃圾是不朽的，简直是真正不朽之物！垃圾呈现我们的欲望。

莫言 2010 年在日本的演讲稿《悠着点，慢着点——“贫富与欲望”漫谈》让我深为赞同：

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

垃圾不仅是商品的尸体，也是欲望的尸体。从商品到垃圾的过程展示我们欲望的真相。垃圾堆有多么庞大，我们的欲望就有

多么庞大，而欲望是叙事的源头，也是叙事的动力。“昨日的废物堆积在前天以及更久远的过去的废物之上。”我们的欲望叠加在上一代以及更久远的祖先的欲望之上。这种城市的境遇与关于城市叙事的境遇有着某种难于言表的秘密关系——垃圾的意象将城市、欲望与叙事的境遇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1972年，我们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欲望被囚禁在国家的“计划”中，不能越出配给之外。我们的生活在“乡土中国”中循环，垃圾是可以自行分解和循环的，塑料袋和一次性的生活尚未普及，所有的生活垃圾只要放在一堆就会自然腐烂并成为肥料被再次利用。那时候，我们用碗打豆腐，用瓶子打酱油，用草绳买鱼和肉，用井水冰西瓜，再把西瓜皮晾干腌成咸菜、橘子皮晒干成陈皮、柚子皮做成柚子糖……那时候，“生活是位细心的收割者，不忘记每一粒稻穗。”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欲望被释放出来，我们听到欲望越来越大声的喊叫，于是不约而同地“到城里去”，到这个生产商品、制造欲望、产生垃圾的地方去。垃圾无声地展示着城市的秘密和历史。

新时期初，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用一个“上”字将城乡位置的序列勾勒出来；新世纪初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则将城乡差别细致地凸显出来。在这个文本里，垃圾成了隐喻，杨成方到首都北京去捡垃圾，最终他自身获得了垃圾般的命运——“饿了，他从某个楼下的垃圾口里扒出一块或整个馒头，把上面沾的脏东西捏一捏，就吃起来了。渴了，他拿出随身带的矿泉水瓶子喝一气。里面装的不是矿泉水，是水龙头下面灌的自来水。连矿泉水的塑料瓶子也是捡来的。里面的自来水喝完了，瓶子他可舍不得扔，一个瓶子能卖五分钱呢。杨成方身上的穿戴，也大都取之于垃圾。他脚上穿的皮鞋，腿上穿的绒裤，上身穿的棉袄，都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他已经用垃圾的可利用部分把自己武装